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# 《海国春秋》

(清)汪寄 著

## 第 22 回

## 数节迎刃星驰电掣

## 一着错布瓦解冰消

且说山盈被钩搭住，梦中惊醒，急挣扎时，哪里挣扎得脱？只有随他绑起，牵拽着走。约行数里，进城到营房内，复绳加索，捆于柱上，然后带门而去。山盈逆料必无生理，着实苦恼，眼巴巴望天不亮，想道：“若在谷里遭擒遭杀，也还落个芳名。”正懊恨间，听得语声嘈杂，又见推门，拉得一个缚的军士，道：“今日初次，好大利市，连获两只。此刻将军该上堂换班了，我们解往请功，定然有赏。”众人称好，将山盈解下，指那军士道：“你们认认，可系相熟？”山盈低头无语。那军士看道：“尔系草船上的？”山盈也不睬他，来到衙前，仰视旗旌，却系浮石字号，心内大疑。远觑堂中坐着一位将官，挠钩手将二人带进，跪禀情由。将官问道：“汝等系什么人，敢做奸细？从实说来，可保性命，若有虚诞，定杀不赦！”那军士连忙磕头道：“小人系双敖谷把守本关的。昨夜三鼓忽然起火，将草堆尽行焚毁，粮亦烧去七八，今奉差往大营报信，昏黑赶路被擒。现有文书，所供属实。”将官指山盈道：“你哩？”那军士道：“他系草船上的，前日误进营门，几乎正法，幸亏大众代他求饶。不知何故，今亦被擒。”

将官正欲开口，左右向前禀道：“樊将军闻得获住细作，

来问讯哩。”只见一员将官戎装自外而入，这将官下座相迎。山盈定睛看时，好像樊理。上堂同坐。那将官复叱道：“尔这厮立而弗跪，何也？”山盈大声道：“被擒无非系死，难道屈膝求生么？”后来的将官听得声音，走近审视道：“尔乃山盈将军么？胡须、眉毛哪里去了？”山盈始抬头张目道：“樊将军何以在此？”樊理见果是山盈，慌解绑索，那员将官亦趋前问道：“莫不是镇守独锁渡的山将军盈？”樊理道：“然也。”那将官面赤，打恭赔礼。山盈问道：“这位将军是谁？”樊理道：“是甘将军淡。”山盈笑道：“俱是自家，令我几乎骇死。”甘淡道：“唐突之愆，容日负荆。”山盈道：“不知何罪？请教系什么地方？二位将军如何取得？”樊理邀入内堂上席，将奉令劫冠军出口，溯流袭城，昨日方得。仍有白将军抢城辛苦，在署未起，各事说明。山盈亦将奉令差焚粮草的始末告于二将，大笑痛饮。山盈起身道：“要早告别回报。”樊理道：“沿途关隘俱有浮金兵将把守，哪里去得？”山盈道：“不妨。适所擒的军士可令禁好，莫伤他性命，将文书、衣裳、盔号俱要将来。”司席得令，尽行取到。山盈换齐，收好文书，插着藤斧，二将送出南门，转过西冈，经百结关，次日过独锁渡，报到大营。

浮金主看过报文，问郎福厚道：“寡人见浮石军屯三处，并不请战，必有诡谋。子直言其畏惧雄强，未敢加击，谁知是绊住大军，使我将各处军马分来，他却潜行袭进，捣入腹心。相国苦言切勿兴战，子直簧言巧语，以为易图，汝亦信之？今所得皆虚，而所失是实。善后无谋，令寡人不胜愤懑。可即令此军士前去，将焚烧粮草细说与子直知道。”郎福厚领命出营，使山盈往鸳鸯城报信。石犴与郎福厚道：“粮草焚烧，军安能久！分兵复仇的话属空谈了。”郎福厚沉吟道：“冠军之事，主

上归罪于子大夫与吾，恐于国中难以立足，将营窟于贵岛，未知元帅肯下照否？”石犴道：“大夫所委，敢不敬遵！”郎福厚道：“元帅须奏请给大舰归国，可泊于品字城埠岸，福厚将迩日收罗，先行发上，烦收载带回，寄存府内。外有二车，以作赉仪。”石犴道：“谨领台命。”乃同入奏请，岛主依允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山盈过了梅采，到濫柿河边跳上渡船，摇到中间，舱里钻出四个大汉道：“果系山将军。”山盈吃惊。大汉道：“小人们奉客卿将令，隐在此处诱拿浮金传信的人，因见远来形状，便疑是将军，逼近细看，果然不差。若非平素熟识，几乎冒犯。敢问将军眉毛、胡须哪里去了？为何穿着浮金号衣？”山盈道：“另有道理。客卿在岭上么？”大汉道：“就在前面，小人引将军去。”山盈道：“很好。”抵岸同登，行过二十余里，方到营门。信恒迎上道：“山将军成功得意也？”山盈答道：“客卿指使，赖将军之威，公干回来。”信恒同进参见，客卿扶起，山盈将焚烧粮草，遇着樊、白及假充军士报信到浮金大营，浮金主使转报子直的话逐次禀明。客卿大喜，慰劳道：“这件功劳为最。上日稽成使使前来约降，各城邑人民多有通约，子直不久必定要走。汝到鸳鸯可张大其辞，以速其去。”山盈领命辞出，行入鸳鸯城，高声朗诉，子直惊惶，召钱锐商量。军吏回道：“有两天未曾醒。”请金汤共议，回说：“金将军疮原未愈，因前日别金墉等悲痛过度，病又复发，睡在床上莫能起来。”子直闻言，忧俱无措。

且说金汤因何悲痛过度？乃先时金墉同梁思等分随南路巡警，迨后宗旋奉命召钟受禄及将士回前营御敌，不得刻迟。钟受禄奉命欲行，奈各处所剥卷的货贝，除馈奉郎子之外，犹多囊橐，累赘难速。这五千军士俱不肯代为载负，沿途中要夫四

骑，延到南荻村地方，欲以威挟金墉，使令军士代运。金墉回道：“冠军受伤，前营危急，是以召回，小将奉命随大夫巡审，未奉命为搬私件，玩误之罪不应同受。小将先行了。”说罢打恭，领诸校并五千军士连夜回鸳鸯。钟受禄恨道：“冠军威势强胜百倍，我们轻轻的就将他性命送掉，看尔倔强到哪里去！”再望天色又将黑了，问家丁道：“这里离何处近？”家丁查访回道：“离芙蕖二十里。”钟受禄立命报与芙蕖城守，令差健壮前来迎接。

家丁飞马到芙蕖，稽成得信，想道：“钟受禄莅任，令各牧宰将库藏积数半开报岛主，半分馈郎子二大夫，又闻回环骚扰，刮剥民脂，囊橐颇肥。今主上专罪郎子钟、罗，罗多材已为众民掳降浮石，今钟受禄之资是天赐我也。暗往取之，败露则全城以归浮石，有何不可？”计算已定，吩咐副将舒怀道：“可选壮健军士三百名，明晨饱餐，飞往南荻村，小心速为运行，自有重赏。”令毕，回到私衙，领家丁百名，饱餐毕，往北门转到南来，装扮停当。行十余里，见灯火辉煌，车仗累累，催趲前进，呵叱不止。稽成拔刀当先喊道：“云平岭游兵爷爷到此，代百姓报仇，快将车仗留下，饶尔等性命！”众车夫齐声呵唷，借势尽行散开，亲随的并兵丁亦俱乱窜逃去。剩下钟受禄单身，欲待要走，无奈心慌骨软，寸步难移。稽成令家丁拣细软车子、担仗取了先走，自己断后。复回身来看看是何光景，只见钟受禄坐在地下道：“稽成，稽成，干得好事！若是浮石兵士，何用涂面？尔涂得面目，尔的喉咙也该涂涂。”稽成摇头道：“这系一不做二不休！”将墨烟拭去，抽刀应声而入道：“钟大夫好眼力，看得的确。”钟受禄连忙磕头。稽成道：“尔便认出是稽成，今在尔面前，尔怎么样处治罢了，任尔叫郎福厚、子直难为我罢了。”钟受禄只是涕泣求饶。稽成

道：“人磕头哀恳，尔肯饶么？”钟受禄见不是话，爬起身来就走，稽成使刀抡去，正中左肩，负痛跑窜。稽成向前拦腰剁倒。钟受禄喊叫救命，稽成往口上乱搦，又复问他，然后将头割下，再赶回城，即暗使心腹赍芙蓉印绶往浮石投降。

次日清晨，舒怀领着军士行近南荻村，只见许多人在那里叙议。舒怀马到前边，视地下杀死一人，问清系钟大夫，吃惊回报，稽成也作吃惊，即令舒怀收殓，具文申报不提。

再说金墉赶到鸳鸯城，子直问钟大夫，金墉道：“装重行迟，小将奉命立刻赶来……”未待彼说罢，出候金汤，问冠军疮势，金汤道：“似无妨大事。适闻回国，于葫芦卡被浮石劫去，大约凶多吉少。”金墉惊道：“何日沿途俱有将官穿梭游巡，难道又革除了？”金汤道：“巡将凌洛几乎丧命，等副将持信赶往浮石，船已放远。”金墉想道：“《地輿志》载，浮石南千溪万涧，综汇归于大河二道，今船行断不出洋，绕猿啼峡，必系由子河口逆流进通明关，水路迂回，溯行迟缓，着自此渡滥柿河过鸛鹑城极南，越鹑休岭而东，经回龙冈而北，由龙爪山折而东南便系断机埠，乃进通明关所必行之路。于兹截住，万无一失。”金汤道：“我们同去。”金墉道：“不可。兄同去，鸳鸯无人矣。或冠军得自浮石来，谁人接应？今留扶辂、中蘧侍兄之疾，留汤开等十五弟兄相助守御，弟同余者飞马连夜前往，或者有用，亦不可知。”金汤道：“事不宜迟。”金墉道：“即刻告别。”乃同众人收拾出城疾驰。

金汤想着冠军凶多吉少，不禁哭泣，自夜至旦。次日疮病复发，幸太医预留妙剂，服之渐减。今闻子直特请，原可出会，因恶其行为，所以推病。子直着急，自往钱锐帐中，看他横卧榻旁，口角涎沫漫流，酒气莫当，大众仓惶。复到金汤帐内来，见倚在床上，扶辂、申蘧起身迎接。金汤道：“病躯不

能为礼，大夫休怪！”子直道：“连日因军务倥偬，致失问候。现今事势颇坏，将军须勉扶持。”金汤想：“子直说这般话，自然情形大败。”答道：“朝不保夕之病，安能谋国！大夫与罗、钟谋于此，郎大夫谋于彼，何所不中？”子直道：“将军犹未知么？冠军剖腹，梁思等全军闻信而散，罗大夫遭民掳缚降敌，溪敕已失，金墉闻召急回，钟大夫为盗所杀。适闻双龙全军尽没，天印先报得胜，进攻猿啼峡，后久未闻信息。今主上召直回国，敌营逼迓，将何为计。”金汤道：“罗、钟如此了结，只可惜失却秦吉等诸将。今召大夫旋旆，鸳鸯恐难守矣。”子直道：“这时候尤顾得鸳鸯么？敌人三处屯兵，眈眈虎视大营，品字城被占其二，金城坐瞰百结关，龙逊暗入丹凤，若非相国归来，龟息早属浮石矣。刻又报双敖谷粮草遭焚殆尽，平无累袭至白龙，难道将军都未闻么？”金汤道：“小将病在营内，哪知一变若是之极？大夫往日以冠军为事，此刻何须踌躇！瓦已解矣，安能复全？只好遵命归去。”子直道：“今信恒屯兵于东门相近，正虑不得到独锁渡。”金汤道：“不得到也要到，且有兵士万余，岂无力杀敌？”子直道：“辎重颇多，奈何？”金汤道：“可分三千兵交小将据守资重，可无恙也。”子直道：“犹有馈郎大夫之物，必须带行。”金汤道：“细软非辎重广多可比，今晚使申蘧引兵一千，立寨于要道，扶路引兵五百扎于滥柿渡口，大夫率众携囊，放心归营。再令汤开等率骑兵于城外遥遥护送可也。”子直大喜，将粮饷器用物料尽数存留，健将私物收囊贮囊，申蘧、扶辂领兵出城。

次早，金汤令汤开率一千人马列阵濠外。子直使视钱锐，宿醒虽解，步履尤带踉跄，乃使坐于后车，安然过滥柿河。申蘧、扶辂、汤开等十五将轮流巡城，又将三千军士分作三起，派三百名守东关，三百名守西关，四百名巡守女墙，五百名防

备替换，五百名休息，五百名郊外采取，五百名护卫，三十二个时辰换班。号令已定，将士无不欢跃，同心协中。

再说子直渡滥柿河，过梅坪，望见大营方才放下忧惧。先使通报与郎福厚的家丁，回来道：“郎大夫在帐外候，有话说。”子直心中老大吃惊。进营见郎福厚招手，连忙轻步至郎福厚跟前行礼，福厚摇手道：“此刻仍作这些虚文么？主上为兵散城失，俱怪到尔，我虽知向为罗、钟所误，二人今俱死亡，尔我更推谁来？今主上闻报龙逊兵断桂子壑，意欲退兵，因浮石三路军营日日延进，又恐为其所乘，着实慌急。进营须要小心！”子直道：“是。尚有托庇所收东西，除先送外，余者现在。”福厚道：“而今还云东西么？”说罢去了。子直方报名朝见，浮金主勃然变色道：“好参军！七百余里之地，原璧归赵，反贴五百里疆土与他人，兼之归途被截，善后无谋，俱大夫之功也！还有何颜立于人世？”子直奏道：“臣愚昧，误中反间计，今愿殿军保护以赎前愆。”浮金主允奏，令诸军尽行拔营，挨次回国。又令独锁渡、百结关二处加兵把守，毋得动移。

不表军校收拾起身，再说山盈到鸳鸯报过于直，营外将士多来询问，故作仓惶之状，张大其词，将士闻者，无不惊惧。山盈只推回大营缴令，却潜归浮石稟覆。客卿道：“汝可同田受禄领三百兵，用浮金章号往复独锁渡。”山盈受命而去。

又传令与古树冈齐修营寨不动，留老弱看守，领军密过水泥渡，于束腰镇靠冈依林下寨，多张旗帜金鼓，有浮金兵过，归师勿遏，惟尾而驱之。待其行尽，即顺流出口逆上，赶奔品字城，帮助白交等。又传令何舟留何方楼守营，带二子分兵收复独锁渡以西城邑，一面报与岭上西席长防备拿汤，一面传各营束装，待子直兵过，随后蹶之，诸将士遵令。

半夜时分，巡军警报，鸳鸯不知多少军马出城。少刻又有

报到，言敌人离营前二里总路口下寨河边。又报敌人屯扎于渡口。信恒禀道：“子直走矣。请速掩之，辎重可尽得也。”客卿笑道：“彼以二军分踞于路口、渡口，盖虑我掩之耳。必是先锋，击之未便，然彼恃此断不夜过，定在明晨始安然而走。子直虽无能为，其将士犹多子邨所亲教者，勿得轻视。将军欲见功，即领兵五百，由下渡过河，伏于梅坪近处，待子直行过，从而趋之，梅坪可复也。”

信恒答应，带兵过河，天已大亮，于绣草墩隐匿，不见动静。守待半日，始有敌兵结队而行，步骑约万余人，徐徐过尽。信恒蹑至梅坪，守将蒙供远送子直，营内无主，见敌兵到，俱乱窜四散。信恒不劳只矢占了梅坪，就便扎寨。蒙供回到半路，遇见逃脱的军士惊慌奔来报道：“将军送子大夫离营后，敌兵杀到，诸人不能抵当，都逃散了，小的特来报信。”蒙供听得，惊讶无措，后面接踵报道：“浮石将官旗上现出‘信’字，定系原日鸳鸯城守将信恒。”有军士道：“信恒好生了得！将军幸亏不曾逢着，作速走罢！”蒙供转马出山，加鞭数次，到得营前，浮金主同大军俱已过渡，只有子直勒兵严装，见蒙供道：“先领所贖，当请回坪，如何又来？”蒙供道：“小将护送之时，敌将信恒随后袭占梅坪，小将原欲攻夺，奈军士尽散，独力难支，是以特请大夫发兵。”子直惊道：“尔还不知信恒的厉害？岛主有命，令各处将士归国，今大军已行，众心思家，还要梅坪那个荒林做甚么？可同我过渡去罢！”蒙供听请，如同接得赦文。

子直出营，正欲上船，只见纷纷残兵络绎而至，看时，却系所保举同桂新守青草城的副将贾邕。慌问道：“桂新何在？”贾邕道：“敌将何舟杀到青草，小将意欲护主上回国，桂新不从，城内民变，开门纳何舟兵将，桂新被杀，小将见势孤弱，

只得还营请命。”子直命同蒙供为殿军，自率将士渡毕，再用缩地镜看对岸，犹有百十军士带着辎重，便令贾邕道：“可放船渡来，协守独锁城。”贾邕去讫。

子直领军前进，将到束腰镇，忽有鼓声，急令屯扎。探骑探得鼓声发自林中，且有旌旗招展，子直道：“这是疑兵计，且拔营齐进。”过葫芦卡，闻得人声嘈杂，鼓声又起，回看却系一彪雄军，如飞追赶。子直慌令辎重车仗快走有赏，军士挤压而行。道狭人众，纷纷跌落两边深涧，车坏马倒，沿途堆塞，俱不能进。钱锐翻倾涧内，头碎腰折而死。蒙供勉强挨到后面，看那敌将，却系贾邕同着军士。蒙供道：“这兵将是何处的？”贾邕喘得半字也说不出。子直亦到，贾邕始吐声道：“先时对岸将士并非本国的，乃浮石山盈领军假装着。渡上独锁城，就脱去外盖杀将起来，小将亏得坐在舱中，这些军士都是逃过河的，闻守将马象已被砍死，若非将船收泊东岸，山盈已赶上了。”蒙供道：“闻彼能于水底过得五七昼夜，手下精兵又多，岂愁无渡！”子直道：“不管他！先使飞骑报上百结关，我们且到前面入隘安营，明日再行。”军士得令，缚车扶马，行到岭脚，辎重俱进结内安宿。令蒙供、贾邕屯扎于口，次早陟行进关。

忽闻连珠炮响，举头望见外面峰间俱排列着敌兵。守将席乔道：“主上原欲驻扎于此，因见飞炮打损女墙，惊惧，过洋于交纽关驻扎，留令箭命大夫守关。”子直忖度：“岛主兵多将广，尚且难敌，叫我镇守，实在好笑！”强勉应道：“这里得之非易，胡可轻弃。然须将所失品字二城收来，气势始通；如取不回，则系绝地，粮饷何由而至？”席乔道：“大夫明见，小将请发付兵马，往复二城。”子直道：“尔去，他们哪肯出力？待我统领诸将攻打取得，然后着尔等分驻可也。”席乔低头退下。

子直当日见炮声不断，寝食难安。次晨令所带军士车仗尽行下岭，逾陵越阜入得品字中城，问守将蒯完道：“三城如何失去其二？”蒯完道：“左城初为敌人所袭，右城贡盈素知白、樊二将不睦，当得大户送款，请为内应，贡盈邀复左城。小将疑其有诈，劝毋轻听。贡盈恃勇，黑夜领兵前往，到得濠边，并无动静。贡盈令军士过吊桥，梯肩而登。忽闻梆发，牡火齐明，箭如雨点，军士多被射伤。贡盈情知中计，连忙奔回，到城门口，只见樊理自内杀出，贡盈欲投中城，半路遇见白交，拚命冲脱，过洋去了。右城因此亦失。”子直道：“左、右二城不复，中城岂能安枕！明朝汝领劲兵三千取左城，贾邕领劲兵三千取右城，蒙供兵一千于洋边往来巡察，蒙新、冒德领兵二千观势接应。”五将得令，次日率众齐出。

蒯完往左城，诡对将士道：“诸公皆冠军所亲爱，今樊理、白交乃劫冠军者，我素欲绑戮之，恨无帮手，今得诸公复仇之志聚矣。”将士闻言泣下道：“敢不竭力！”蒯完又道：“白交系浮石有名猛将，只可计擒，难以勇敌。今将兵分作三阵，亦如品字形状，旁两军结降勿进，待我领中军入战，佯败诱他前追，两军自后截杀，我回军共围而击之，蔑不胜矣！”将士依令排成三阵，蒯完率众左城下，白交领兵一千驰出，蒯完迎斗数合，实抵不住，转马奔走。白交素知蒯完兵弱将怯，虽见两边有阵，哪里在意，直追过来。二阵环合，蒯完回头围裹周密，困于核心。白交左冲右突，腿受四枪，背着两箭，所带军士俱被重伤，终莫能冲溃。白交惊道：“蒯完何大变若此？系我欺敌，自取杀身。”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雄兵自东南如飞而至，却系浮石的旗号。当先五骑，奋勇加鞭杀入阵中。浮石分兵迎战，蒯完指挥军士，不防流矢射到，穿通两颊，滚落尘埃。将士舍白交，火速抱起，扶于马上保护而去，浮石兵将亦回城。

这救白交的乃系齐修，因奉令逐过浮金归师，即星夜出口溯来，风顺水便，直到岸边，恰好遇见相杀。

再表樊理在右城闻得擎鼓，登城观望，见贾邕领兵杀到。将士欲出迎敌，樊理道：“其初至，锐气正盛，且缓以待其衰。”贾邕见闭门，只道樊理法战，拍马濠边，往来驰聚，叫骂不休。墙上将士个个愤怒，樊理持弩道：“我为诸公酬之！”亲自发机，贾邕同马齐倒，却系射中右腿，余劲并入马腹。将士开门抢夺，已被浮金救去。樊理掩杀一阵收军。

贾邕右腿受弩箭穿，左脚又被倒马压折，呻吟不绝。子直见二将俱伤，心内好生忧懣。蒙供缴令报道：“巡至下渡口，获着大舰五艘。”子直道：“汝可领将士登舟泊守。”又见席乔奔至，子直惊道：“百结关想系失了。”席乔道：“自大夫离后，金城昼夜两边攻击，大炮将房屋击碎，兵将莫敢拒御，彼便拥入，军士皆逃，小将难以独守，只得退回候令。”子直想道：“百结关既失，这系孤城，岂能存立！”乃修书过洋问郎福厚，一面尽将所蓄带上大舰静待回信，以便归国。探骑飞报：“浮石金城得了百结关，又同信恒合兵杀奔品字城东。”子直与蒙供道：“幸亏见机得早，不然亦受围困矣。”又有马报：“左、右两城俱屯兵于濠外，金、信二将围打中城矣。”子直令将渡船收来，同开到洋中下锚。当晚接得郎福厚复札，大略言：岛主怒甚，连他不知将来何样，足下须自斟酌。子直大惊道：“泰山崩矣！”欲往浮石投余、包。蒙供道：“不可。罗多材为浮石所获，或供出余、包招兵，彼等尚难自保，焉能顾人？闻双龙边岭峭如壁立，东西两口有九区八十一湾、三十三天等名目；天印四面悬陡，洞门夹道，皆是奇险，当往二处暂时躲避，以视机宜。”子直乃令各舰转舵向南。

再说客卿令信恒去后，次日午时探马报道：“敌国兵马尽

过渡去。”少刻又有探卒报道：“渡口路口营寨俱拔归鸳鸯。”客卿与裨将权弘等道：“子直细软俱行，粮饷仍存于此。兵少而精，城坚而险，食用足备，人心合齐，未可议也。”又有探马报：“芟头城百姓推老将娄赧为主，杀死浮金守将阴昂，敌兵俱溃，娄赧改易旌旗，使役禀情号令，随后当至也。”又有探马报：“青草城百姓见何将军到，争开城门。何将军斩了浮金守将桂新，安民抚众，又引兵他处，收徇左右。”探马纷纷报到，或是杀死敌军，或是敌将惊惧逃走，或系百姓见本国兵到出迎，或系临阵斩将，或系攻破城池，陆续不绝。未曾两日，独锁渡以西州邑数十俱收复了。客卿亦随地选偏裨把守。

第三日，何舟同二子到营缴令，客卿令何舟率何方楼，领裨将八员、兵三千，靠云平岭下寨，以保护各处而防金汤；何靛、何皋随营听令。又命权弘守青草，桓槎守溪敕，调杨初守鸳鸯，何舟臂膊稍好，可守芙蓉，俱受何舟约束。又使稽成守水蛇渡。再拔寨过河，到梅坪带信恒同渡独锁。

次日上百结关，金城的牙将宗政、公观于岭头迎接，禀明：“得关，金将军即时往攻品字城。”客卿登带星峰纵观，西去紧接云平岭，东望浮金，诸峰峦隐隐可见，忆念故土剑阁黟山，好生伤感。回关进兵品字中城，金城、齐修等参见。客卿令众撤围，请主将回话。城内贾邕、蒯完受伤，不能登埤，原守相默年耄发秃，步履维艰。客卿待过多时，见无答应，便令队长与譙楼上将士道：“主将已去，粮饷不多，况孤军悬于绝境，有燃眉之急，乏救援之兵，岂待智者而后知万难守也？今与汝大众约：欲归则备渡船以待；不欲归，则离二百里洋边有城，其名涛山，可移屯于彼处。如畏言归又惮移屯，而此城为本国往来要道，势在必复，唯诸卿谅之！”

譙楼将士将这篇话报入衙内，相默与贾邕、蒯完道：“仆

本安闲居家，忝与郎大夫瓜葛，因此缺美、俸重、事简，使出受任。仆素不知笔如何捉，箭如何发，今危迫之时，只得直道其行与止，请二位将军定夺！”蒯完道：“隔洋单城万难久守，但去又恐被邀截。贾将军主意若何？”贾邕道：“蒯将军所见极是，此刻实无决断。众将士中多有闻冠军谋略者，可问彼等参之。”蒯完道：“是也。”出来询访，当有队首侯功答道：“将军欲守，则与城俱碎；欲归，则结阵而渡。兵士唯令是从，何敢有二？”蒯完道：“留是万不能留，渡又恐其截劫，是以犹豫耳。”侯功道：“这就容易了。与其坐令待毙，易若渡而于死中求生！”蒯完大喜道：“贾将军所见不差，片言决矣。”回对相默、贾邕说了，令众军结束，次日起程，使侯功到浮石营中回信。

侯功进营，趋上叩头，客卿命坐，问道：“来将云何？”侯功道：“敝邑不幸，忠侯同朝。寡君明人之恶而暗己之恶，兴兵又自折其股肱，以致功业败于垂成。今蒙开导，二三子咸愿归国。敢假渡以济，愿将军无斑！”客卿道：“事以信立，今爽约于诸将军，他日出言，其谁肯听！”侯功拜谢回城，复请蒯完先领二千兵士上船。派定，相默、贾邕上车，共八千余人，齐出渡洋，回到浮金埠边，先报明，与守将验过兵符，始放上岸，进交钮关待罪。

浮金主召问来历，又问：“子直何以不见？”蒯完道：“于大夫前已同蒙供等回国矣。”浮金主令查望远楼，将官奏道：“昨日有数艘陆续往南洋行，不知是子大夫否？”浮金主问郎福厚道：“子直逃往何处去了？今浮石已二路袭入腹中，兰花岩虽亏相国夺回，而天印遭焚，半桅不返。浮石客卿、金城、信恒屯于品字，意在渡洋与二路相应，若轻去此，龟息城以西非国家有也。寡人视关外南有山名曰堆甲，北有山名曰兜鍪，

皆险峻难攻，应分兵屯扎，以成犄角。诸卿谁为寡人守之？”裨将时务达道：“微臣愿死守一山。”郎福厚思道：“岛主宠爱近日渐衰，烛者几乎素又与我冰炭，子直、罗多材、钟受禄、单凤、稽成、钱锐及后各城守将皆我荐进，今败者败，降者降，死者死，我何颜立于朝上？前曾寄顿于石犴，今何不借名守山，好则可以邀功，否则潜往双龙，水途亦近。况先已令心腹回家，嘱军小心赴双龙，见机潜逃，可以无忧。”当下，浮金主复问道：“二山须二人同守方好。”郎福厚应道：“微臣愿死守兜鍪。”浮金主喜道：“二卿可各带兵三千，分驻南北，寡人无忧矣！”时务达奏道：“事关犄角，实属紧要，郎大夫恐不能亲当矢石，斩将摧锋，愿主上另选良将，留大夫以备帷幄。”浮金主道：“良将何人？卿试举之！”时务达道：“微臣所知，杨善可用。”浮金主勃然道：“营中大小将官奚止数百，竟俱无用，偏偏注意于不在此处之少年杨善，诚寡人所莫解！”郎福厚领命挑选，时务达亦只得带兵三千往堆甲山去。

再说客卿自浮金将士渡洋后，入城安民，休息三日，令金城镇守百结关，驻扎品字城，遥为声援；令信恒为先锋，领兵三千，何靛、何皋各带骑兵五百，同先渡洋；自带诸将士随后而进。

信恒得令，见系正西风，便把十只空船多插旗幡，联成一片，扯起帆篷，乘夜前驶。将到东岸浮金水营内，矢炮齐发，风势愈猛。将士大惊，俱退归陆寨，并力发炮放弩。及停止涯边，方知俱是空船，全营夺气。少刻又如旧驶来，只道系前番故计，狐疑观望。忽见舱中跳出军士，持盾使刀，如飞腾跃。连忙阻拦交架，后船又至。步骑奋勇齐登，杀得落花流水。客卿安然上岸屯扎，信恒等收兵回营，参见禀道：“适擒得敌军审问，浮金主仍在交钮关，命郎福厚、时务达分守兜鍪、堆

甲。”客卿道：“谍得浮金前日使郎福厚守兜鍪，福厚尽选锋锐以从；使时务达守堆甲，将士俱属派拨。今路道崎岖，我若前往，则这两路兵冲截为患。必须取得一山，然后议进。”信恒请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客卿道：“兜鍪兵虽精，然无足虑，将虽庸，急取却难。时务达先授偏厢将军，因远郎子而降为裨将，其志略已见一斑，况系烛相国所甄拔，定有过人处。幸其所居之山隘而险小，兵非精练，攻取较易，舍之则为害兹深。我意取得时务达，郎福厚无能为也。”信恒等齐声道：“客卿高见，小将等待候。”客卿令甘淡同游光、雍伸领五百军士扎寨于路口，以防郎福厚救援。令田受禄、何皋、蒲侗、班伟各带军士三百，分头小心上堆甲；龙街领军士一千，伺察有先得路者，赶紧接应。诸将遵令而去。

却说时务达领兵三千，令多负粮饷，到堆甲山。履视团回俱系累累叠叠的大小峰头，无可安屯之处，惟半腰平坦，乃筑石垒，派军士分班轮守。又置队于山顶了望，见浮石军马过洋，杀散水陆士卒。安营方毕，即分兵四路奔来。副将便令抛石发木，时务达道：“非六十步内，毋许妄用。”恰恰何皋先到，将近壁垒，梆声响处，滚木石块充数打下，何皋令军士躲避，自挺长戟在前挑拨。无如愈拨愈多，转身不得，竟被积压而死。三百军士却俱逃脱，回营报信。田受禄、蒲侗亦受伤而返。班伟绕近寨前，门忽大开，一将领军使耙杀出，班伟让于宽处，二合刺死那人，便赶杀人。又见一将挥鞭迎到，班伟接战，抵挡不住，渐退林边，为树根所绊，手内金枪稍松，来将双鞭盖下，遮格慌乱，脑碎而死。先使耙被杀的，系浮金大将陈彪，后用鞭击死班伟的，乃时务达。

龙街先知班伟已得路途，领军随赶抢山，恰好逢着败军。龙街不顾，仍然争上，无如木石难当，只得退回。

客卿惊道：“何物狂徒，伤吾两员健将？”因细问山形寨势，晚间呼何靛、郭昱吩咐道：“时务达筑垒于半腰，顶上自设有军了望。何靛领虎翼军百名，趁夜于后暗袭山头，将敌军士尽行杀死，取其衣甲，假作了军。若见有兵取山，时务达出寨，即衔枚奔入，挡住归途。郭昱领狼头军三百名接应。”二将得令。再使信恒领军士五百名，带裨将游丸、苍敏、储杏、宫靖由西路上山：“天亮时到垒边讨战，彼迎缓迟，愈须防之！”又令原峤、翟授、瓢晟领兵仍于旧路，择可避木石处屯住：“见信恒胜，无庸往助；若不能胞便向前夹击。”诸将各领令去讫。

信恒晓时到山，使军士加餐，稍歇再行。及到垒前，见旌旗齐整，却无兵将应敌。信恒也使众养息，轮流大骂，敌人亦不答应。及至下午，突然炮响门开，雄兵飞出，时务达当先。信恒使双戟迎斗。二个战到酣处，忽闻发喊，时务达知系有变，撇了信恒赶回，垒内将士纷纷逃出。正是：

逃营叛主恩何在？去国登航势亦穷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